

浙江辛亥革命 回忆录 续辑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七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K250.6

1;27

2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续 辑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

133-15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年6月

153805



B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良渚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875

字数 140,000

1984年10月第 一 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统一书号:11103·118

定 价: 0.55 元

前言

一九八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我们曾编辑出版过一本《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重视，被推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之一。今年是辛亥革命时期三个主要革命组织之一的光复会创立八十周年，为了纪念它，我们编辑出版这本《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作为前书的姊妹辑，希望能通过此书进一步加深读者对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提供近代史研究资料作出新的贡献。

在本辑中，登载了秋瑾的侄儿秋高和侄孙秋沅的文章，他们提供了秋氏一些轶事，可作研究者之参考；登载了徐锡麟的侄儿侄女写的文章，澄清了一些过去尚不清楚的事实，如所谓徐锡麟父亲“控子案”，其实是徐父梅生为了摆脱株连之祸的苦肉计，并非真的父子不洽；还登载了章太炎孙子章念驰写的《记我的祖母——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的长文，此文以汤各个时期所写的诗词为线索把她一生事迹串起来，从侧面反映了章太炎百折不挠、国而忘家的革命生涯和尔后退居为宁静的学者的情景，以及汤夫人欣逢盛世、晚晴尤好的心境，其间有两地相思的苦楚，有绝处逢生的喜悦，有相濡以沫、相互砥砺的深情，是篇文情并茂的好史料。此外，又登载了另几个光复会著名人物如魏兰、王文庆、蒋六山等的事迹，以补前书之缺。

在光复南京之役中，光复会是有功绩的。本辑有吕公望、朱瑞等直接参加指挥的纪实，也有叶仰高、尹维峻等英勇战斗的记载，反映了南京攻坚战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陈其美（英士）是浙江吴兴人，是中部同盟会的主要负责

人。他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辅佐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以及在沪策动反袁起义所建立的功绩都是历史事实。最后他被袁世凯收买张宗昌派人刺杀，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他在一九一二年为派系倾轧，派人设计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也是历史事实。对于他的功过，应予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我们在本辑中登了已故的黄元秀和健在的九七老人张任天关于陈其美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多处说法互异，我们采取“多说并存”的办法，都保留原文，未作改动，由研究者作进一步之鉴别。

还有宁波的光复，是在中部同盟会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我们也登了陈岷怀等的一些史料。

《光复会党人录》搜集了一千一百余人。这只是个人的辑录，缺漏很多，错误实所难免。为了抛砖引玉，刊登于此，借以取得各方的补正，请勿引为身份之证明。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何其、梁则圣、王遂今、汪振国、陈觉民、宋子亢、张运铿、梅宇等同志。错误之处，尚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

目 录

伯父徐锡麟轶事·····	徐学圣 徐佩农 (1)
秋瑾被害前后的秋家·····	秋 高 (11)
秋瑾灵柩坟墓遭难记·····	秋 沅 (15)
记我的祖母——章太炎夫人汤国梨·····	章念驰 (18)
陈其美事略·····	黄元秀 (45)
我所知道的陈其美·····	张任天 (53)
光复南京之役的敢死队长叶仰高·····	王心白 (61)
光复会又一女杰尹维峻·····	裘振纲 (64)
朱瑞诱杀姚勇忱·····	虞元伯 (73)
王金发、姚勇忱之死·····	黄元秀 (75)
汪旦庵制炸弹以身殉国·····	汪曼之 (76)
魏兰与陶成章·····	阙良庆 (79)
忆光复会王文庆·····	张任天 (85)
秋瑾忘年交蒋六山·····	蒋聿修 (91)
附：秋瑾赠蒋鹿珊言志诗·····	(96)
宁波光复前后的陈杞怀·····	赵志勤 (97)
忆求我山人庄嵩甫·····	朱仲华 (108)
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	吕公望 (110)
辛亥革命亲历记·····	来伟良 朱 炼 (119)

光复会点滴回忆.....	陈 魏 (129)
《民报》在日本遭封禁始末.....	陶冶公 (134)
同盟会的暗杀活动.....	陶冶公 (141)
辛亥革命以后十六年的浙江政局.....	李净通 (147)
光复会党人录.....	陈觉民辑 (159)

伯父徐锡麟轶事

徐学圣 徐佩农

徐锡麟烈士是我们的伯父，我们是其二弟徐仲荪的儿女。这篇史料是根据我们父母亲和五叔培荪、四姑父鲍予忱的点滴回忆写成的。

一

徐锡麟的祖父桐轩公，是个寒士，生活很节俭，夜里读书点灯，也舍不得点两根灯草。后来当了师爷，家境才好转。祖母享有高寿。

徐锡麟的父亲梅生公、讳凤鸣，是桐轩公的独子，只有个姊姊，嫁给沈家。梅生公也读书，但未中过秀才，只当过县吏，当地人都称他为“梅生师爷”。他为人谨慎俭朴，因经商得法，家庭渐趋富裕，在绍兴城内开了爿“天生”绸庄，另置田产数百亩，在绍兴东浦孙家溇的祖屋也扩建得很大，正厅叫“贻经堂”，大门被人叫做高踏道台门。梅生公育有六子四女，成为一个大家庭，吃饭时要敲鼓才能把全家集拢来。梅生公常常自己去敲鼓。

徐锡麟从小由他父亲梅生公亲自教育，未从塾师。幼时即善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一次梅生公问他：“什么叫做大人？”他答道：“大人，应当是为大家做事的人。”他父亲对这个长子要求很严格。有些传记上说他父亲一直憎恶他，并不尽然。憎恶之说，主要是因梅生“控子”一案引起的。其实“控子”案

是梅生公为了避免株连而设计出来的金蝉脱壳之计。原来当徐锡麟在安庆遇难的消息传到家乡后，徐家上下一片恐慌，唯恐遭到灭九族之祸。梅生公颇有师爷之智，且与府县官吏有旧，乃以一张旧纸，写上控告徐锡麟“忤逆不孝”等等的話，申明不再认他为子云云，并倒填日月于徐锡麟去安庆之前，并买通衙门官吏，把它插入旧档案中，作为已立案之卷。等到皖案爆发，绍兴知府贵福派了大船到东浦去抄家捉人，梅生公也被捕去。东浦的地保等人也乘机抢去徐家财物。后梅生向知府申辩说早已与徐锡麟断绝父子关系，有案可稽。腐败的府衙一查，果在旧卷中找到“控子”的案卷，被蒙混过去，故梅生公几天后便无罪释放了（这件事，王子余先生帮了忙）。他一回到东浦，反而控告本地地保趁火打劫之罪，地保们倒受了惩罚。因有“控子”一事，人们乃误认为其父憎恶其子。而章太炎、陶成章诸公写徐锡麟传记时，尚未光复，即使知道这段故事，也未便明说，以免清府再去追究真相，使梅生公受到株连。

徐锡麟的母亲，姓严，绍兴鲁墟人。

徐锡麟，字伯荪，居长。二弟名伟，字仲荪（是我们的父亲），也是秀才，曾到日本留学。当徐锡麟在安庆被捕后，身上搜出父亲仲荪的一封信，据说信上有“皖浙之事，先自为之”的话，故皖案发后，父亲仲荪在九江途中被捕，直到光复后才获释。三弟叔荪，从小在“天生”绸庄学生意，后以经商为主，皖案发生时，曾逃往日本，光复后王金发开府绍兴时曾任民团局长。四弟季荪，留学日本，为药剂师，在上海开过大生药房。五弟培荪，是职员。六弟龙荪，也到过日本。

徐锡麟的妻子姓王，绍兴柯桥人，参加光复会，与徐锡麟同去日本，改名徐振汉。徐锡麟就义时的血衣即为她裁制的官纱衫。皖案发后，她由季荪化装陪送到日本避难。

徐锡麟只有一个儿子，叫学文，字子登，徐就义时才一周岁

多。长大后曾去德国留学，学医药学。抗战胜利后，随陈仪去台湾，在台北任某化工厂厂长。另外，徐叔荪的次子，叫学禹，字鼎臣，也留学德国，学电机，后随陈仪至福建，曾任福建省政府顾问。

二

章太炎、陶成章所写传记中都提到徐锡麟“年十二，挺走钱塘为沙门，家人踪迹得之以归”的事，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湊口桥头住有贫农平长有，常在徐家做帮工，他的弟弟平长生，年龄与徐锡麟相仿佛，两人常在一起玩，一起看社戏，一起讲太平天国故事。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和尚，芒鞋藜杖，在村中走动，长生便说：“你瞧那和尚，一定是有本领的，独个儿深夜行走也没人敢欺侮他，说不定还会飞檐走壁哩！”徐锡麟也曾听说过少林寺和尚武艺高强，他竟去追那和尚，想要拜他为师，一直向杭州方向追去。家里到了晚上才发觉，一问长生知道已走了好久，只得派人星夜去寻，直寻到萧山地界才把他寻了回来。后来长生长大后，也受了徐的影响，把辫子剪掉了。徐就义后，长生哭得十分伤心。

徐锡麟虽出身富裕家庭，但对农活很感兴趣。孙家湊附近有个小村叫赏枋，他常和小友们去那里帮助农民割稻、插秧。一次，因帮助农忙，直到深夜才回家，见家门已关，他连门也不去敲一下，又跑回赏枋，在一家农民家里睡觉，第二天一早又去割稻了。

徐锡麟对贫苦农民是很同情的。徐家田地很多，租给佃农耕种。一次，恰逢他祖母生日，他父亲叫他到乡下去收租，他去了半天，傍晚却摇着空船回来了，惹得大家好笑。原来他到了佃农家里，开口便说：“今朝是我祖母生日，租谷不用付了，给你们买寿面吃！”说完就管自回来了。徐锡麟常去当铺门前徘徊，每见

穷人来当衣时，他就拿出钱来周济他们，叫他们不要典当衣物。碰到衣不蔽体的乞丐，他常脱下自己的衣服施舍给他们。故出门时穿的好衣服，往往回来时就不见了。

他在家虽是大少爷，却无少爷架子，常杂在佣人中做清扫工作。穿吃都很随便，衣上口袋很多，人称八卦衣，袋里放着笔墨纸等物。他不爱多说话，喜怒不形于色。

三

徐锡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当时西学东渐，他热心于数学、天文、地理。当家人在天井里纳凉的时候，他一个人却在楼上房间里观察天象，把星星的位置记录下来，根据学到的知识和观察到的星象，做了一个十分精致的浑天仪。这个东西较大，无法从楼梯上拿下来，他便把两扇窗子拆掉，从窗口吊下来，把它放在客厅里。他还绘制过绍兴府地形图，当时地图是很少见的，尤其绍兴的地图，都是凭他实地观察所得画出来的。

他中过秀才，又考得了个“副榜”，即半个举人。他在考卷上写着这样的话：“石受铁激而生火，水受月激而生潮，汤放桀，武王伐纣，亦何尝不受激而使然！”考官大概见了这样的话吓住了，才给了个“副榜”，未给举人。

当时他的一个朋友叫韩英，考中举人，请他和一些落第的朋友吃饭，饭后打牌（俗称打五关）作戏。徐锡麟因写了一首打油诗道：“韩英居榜首，余子落孙山，放下生花笔，同来闯五关！”这后一句意带双关，似指打牌，其实是暗指搞革命，但同席的人是未必都悟到这点的。

他儿时想拜少林和尚为师的希望虽未实现，但在他青少年时代从未间断过健身锻炼，如腿上常裹着沙包练习跑步，逐日增加重量，如此坚持数年，去掉沙包，即健步如飞。后来他奔走革命，跋涉千里，以联络会党，能日行二百里，就是得益于平时的锻

炼。他还练习跳高跳远，据东浦老人传说，他有时深夜归来，敲门又怕惊动家人，便用乌篷船竹篙一撑，跃上窗台，打开中楼窗户，就是他的卧室。

他疾恶如仇，但他对于邻里纠纷，却不意气用事，善于排忧解难。一次，天生绸庄以及附近的南货店失火，店伙们忙着把各自的货品搬出店外，匆忙间混放在一起，等到火熄后，又各自搬回店去，南货店两个店员顺手牵羊，把绸庄的东西搬进南货店去，想趁火占便宜。绸庄的人要进他们店去找，南货店老板不答应，并指使店员打人。双方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徐锡麟赶来，挺身而出，说服双方：“邻舍隔壁不可伤和气，还是各派代表都到对方去检查一下的好。”双方检查结果，发现南货店确实拿了绸庄的东西。归还后，徐又说：“混乱中拿错东西是难免的，打人可是不好的。”

但遇到满清官员和洋教士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的事，他就不同了，勃然而起，敢于团结群众，据理力争，显出大无畏的精神来。大善寺事件（详情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朱仲华文），就是一个例子。

四

甲午战争失败，对徐锡麟刺激极大，清政府那样腐败，帝国主义那样凶恶，他感到非革命无以救中国，而开民智、振人心尤为当务之急。所以便从办学着手。他曾办过明道女校，后来又办山阴县学堂，任县学堂督办（校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和数学家陈建功，都曾是这个学堂的学生。

一九〇一年，绍兴府创办府学堂，这是绍兴府七个县的最高学府，也是绍兴地区最早的官办学堂。当时知府是熊起蟠，久闻徐锡麟之名，爱其才，招为门下，聘为府学堂教习，后即升任副监督（副校长）。他主持这个学堂四年，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

如童杭时，当时就是他的学生。徐和他们密谈革命，并且教体操，教算术，尤其注重测量学，培养学生的军事知识。

一九〇二年夏，徐锡麟偕同府学堂教师日本人平贺深造等到日本去参观大阪博览会。他在博览会陈列室里，看到被日本侵略者劫夺去的两座中国古钟，写下一首五言律诗道：“瞥眼顿心惊，分明古物存，摩挲应有泪，寂寞竟无声！在昔醒尘梦，如今听品评，偶然一扪拭，隐作不平鸣。”在这一年，帝俄逼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实际上要把东三省攫为己有，留日爱国学生掀起了拒俄运动。徐锡麟这次在日本时间虽不长，但赴集会、听演说，却使他思想起了个突变，更认识到救国不能靠清政府，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义。

他又到了东京，遇见了陶成章、龚味荪等，这在陶写的传记中已详记了。

他回国后不久，就在东浦办热诚小学，又设立“特别书局”，以传播新思想。

这里谈一下他办热诚小学经过：东浦西周湊附近，原有个斗坛，房屋不少，还拥有百余亩田地。徐锡麟看中了这个地方，拟用此来办学。一天，徐锡麟到斗坛，找斗坛司事商量。司事还以为他是去捐助钱物的，堆笑相迎，哪知徐锡麟提出拟借斗坛的一半办学堂的要求，司事一听，收去笑容，一口拒绝，把他赶了出来。徐即和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陈赞卿、许东山等计议，大家都很气愤，便约了几个人去把斗坛里的几尊泥塑菩萨捣毁了。坛主便控告到山阴县里，知县派人传讯徐锡麟等，徐闻风走避开了，陈赞卿却被捉了去。许东山找到徐锡麟，说：“赞卿被捉了，怎么办？”徐答道：“别急，我有办法。”他便去见绍兴知府熊起蟠，说明想在东浦办一学堂，拟借斗坛一半作办学之所，熊对徐本甚器重，且当时兴学堂成为风气，便一口答应。徐便立即请他出一告示，等到告示写好，印子盖上，徐才又对熊说：“陈

赞卿因为办学之事，被山阴县捉去了。”熊起蟠听了大怒，立即把知县叫来，申斥一通，令其将陈释放。不久，热诚小学便在这个斗坛里办起来了。但到了九月，斗坛又吹吹打打做道场，影响学堂教学。徐锡麟以此为理由，进一步要求将斗坛全部划归学堂，也得到批准，连所属田地也归学堂所有。

热诚小学办起来的目的，除了为桑梓兴学，使本乡儿童都能免费读书外，实际上是为了联络革命志士，积蓄革命力量。徐锡麟为学堂亲自撰写一副对联：“有热心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学堂设置有体操、军训、国文、算术、天文和修身等课程，徐锡麟兼任体操教员。他因担任城里府学堂副监督，办了热诚后，不能不奔走于城乡之间，不久便把府学堂的副监督之职辞去了。（据陶成章《徐锡麟传》说，因为特别书局要以鼓吹革命的书籍强售给各学校，为人所排挤，他才辞退副监督之职的。）

据老人们回忆，热诚学堂内有一沙坑，内曾藏过一些枪枝，这些枪枝是徐锡麟独自一人驾小船秘密运来的。有些传记说他画俄人为靶，练习打靶一日几十次，达到百发百中的熟练程度，即在这个时候。当时他仰慕越王勾践、项梁这些起兵会稽的古代英雄，也想在此积蓄力量以观世变。各地爱国志士常在此聚会，深夜不散。

一九〇四年，徐锡麟因事到上海，访蔡元培于爱国女校，陶成章也在座，蔡、陶邀徐入光复会。徐回绍后，更积极以军事训练来教育学生。一九〇五年，秋瑾第一次从日本归国，到绍兴即往东浦热诚小学寻访徐锡麟，经徐介绍而入光复会。这些事实已见传记，不再赘述。

五

一九〇五年，徐锡麟创办体育会，不久，与陶成章、龚味荪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在这之前，他步行去诸暨、嵊县、东阳、义

乌等县，联络会党，到嵯县去的次数最多。他日行一二百里，艰苦备尝，路上曾经遇盗；他与和尚、道士也有联络，曾在平水的显圣寺过夜。奔走数月，很少休息，总是和衣而睡，甚至鞋袜也不脱。一次，洗脚时，发现鞋袜脱不下来，原来脚已溃烂，脓血已紧粘鞋子了。

在大通师范学堂内，设体育专修科，徐锡麟亲自主持，以军事部勒，训练各地会党中人。

一九〇五年夏，由陶成章提议，集资捐官，取得赴日留学资格，以便于归国后谋得掌握兵权的职位，作倾覆清廷的准备。有富人许仲卿愿出资相助，前后送来几万元银洋，徐锡麟以此捐了个道员，即赴日本。同去日本的有陶成章、龚味荪、陈伯平、马宗汉、陈淑南、陈子军、范爱农及徐妻徐振汉、二弟徐仲荪、四弟徐季荪和侄儿徐学舜，共十三人。他们抵日本时，鲁迅正在弘文书院读书，也到横滨迎接，当时鲁迅也做过一些革命联络工作。

但是徐锡麟在日本先报考振武学校，因近视不取，后又想进陆军经理学校，又未果（其间为了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他曾回国奔走营救，也无结果）。在日本时，与秋瑾等不断往来，密商革命前途等问题。不久回国，与陶成章力谋开辟革命基地。徐锡麟曾去北京，远至辽、吉，结交豪杰，在吉林彰武，结识了冯麟阁，此人以前是“马贼”大头目，后为这一带抗俄游击队的统帅，几次与俄人打仗，常获胜利，他为人俭朴，身穿布衣，单娶一妻，在当地很有威信。徐与他建立了联系。他说，“我辈作事，要如水银泻地，有路必钻，必达目的而后已。”但东北之行，也无甚结果。

一九〇六年，徐家亲戚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徐锡麟给安徽巡抚恩铭，徐即往安庆任职。在赴安庆前，他把大通学堂的工作交给了秋瑾。据老人回忆，在徐锡麟赴皖前回东浦拜别父老，

亲友们向他祝贺，他却说：“我不是想做官，只是为大家将来能过好日子。”离家那天的早晨，天还没亮，家人都还睡着，他默默地跪在他父亲梅生公的床前，梅生公惊起，他即告别而出。途经杭州，与秋瑾等光复会员聚会于西湖白云庵话别，徐锡麟临别赠言，说：“我这次到安庆去，就是准备流血的！”（详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吕公望文）

一九〇七年春，当他取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主持巡警学校以后，曾回来过一次。在绍兴禹王庙隐蔽处与秋瑾、竺绍康、王金发等聚会，决定了浙皖同时起义的计划，确认了光复军的编制。他匆匆又赶回安庆，部署起义。

一九〇七年农历五月左右，恩铭从被俘革命党人手中缴获了一份党人的花名册（里面都是化名），第一个就是“光汉子”，恩铭还不知道这就是徐锡麟的化名，却把这花名册交给他查办。在此同时，徐又接秋瑾来信说“浙江危机已露”，他觉得形势险恶，不能不先发制人，作了紧急布置。

原定一九〇七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恩铭等文武官员都将参加，徐就计划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占领安庆。不料恩铭因事命令毕业典礼提前两天举行，徐锡麟只得仓卒起事。在毕业典礼上，徐锡麟出短枪刺死了恩铭。照他原定的布置，派人关闭礼堂大门，哪知其人没有去关，这样，其他清官员纷纷逃了出去，徐一怒击杀了这司门人。其时枪弹尽，徐带领巡警学生冲军械库，而库中子弹装不进枪里去，别的库门又打不开。有人说：“不如炸毁军械库！”徐说：“不可，一旦爆炸，百姓遭殃”。而清兵已合围，徐率孤军苦战五小时，陈伯平战死。徐纵身上屋，终于被捕，马宗汉亦被捕。

据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人尹郎编纂的《皖变始末记》载：在审讯中，问官问：“恩抚待你不薄，你何故出此？”徐答：“恩铭待我，是个人的私惠；我之刺他，是天下人的公

愤。”问：“你是孙文一党么？”徐答：“孙文不能指挥我！此事我与我友陈伯平、马宗汉所为，学生实不知情，我一人当其罪。”徐反问：“恩铭死未？”问者骗他说：“未死，只受小伤，明天还将亲审你！”徐闻此颜色大变。问者又道：“你知罪否？明日将剖你心肝，你知否？”徐闻言忽大笑道：“这么说，恩铭已死了！小伤，罪不当剖心；剖心，证明他已死；他死，我志已偿；志偿，何惜区区心肝？”

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就义，时年三十五岁。

王遂今整理